

〔清〕曹雪芹 著 〔清〕脂砚斋 评



# 脂砚斋评石 头记

线装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脂砚斋评石头记 / (清) 曹雪芹著 ; (清) 脂砚斋评  
— 北京 : 线装书局 , 2012.11  
ISBN 978-7-5120-0706-2

I. ①脂… II. ①曹… III. ②脂… III. ①章回小说—中  
国—清代 IV. ①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0943 号

### 脂砚斋评石头记

---

作 者: (清) 曹雪芹 (清) 脂砚斋

策 划: 芥 子

责任编辑: 高晓彬 李 旻

装帧设计: 高 欣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http://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36

字 数: 7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定 价: 108.00 元 (全四册)

## 出版说明

一、此次出版的《脂砚斋评石头记》共八十回，包括曹雪芹著八十回正文以及脂砚斋、畸笏叟对此进行的评注。

二、本版的《脂砚斋评石头记》为简体、横排，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八十回甲戌本为底本，以庚辰本补充各回缺失，同时参考：《蒙王府本石头记》、《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原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胡适藏本石头记》、以及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对原文进行补充和修正，增添汇总脂砚斋、畸笏叟各本评注，旨在让读者更充分、更完整地了解《红楼梦》最本原、最真实的面目。

三、此次出版对于脂砚斋评注的校点，参考了俞平伯、陈庆浩、邓遂夫等前辈专家的研究成果，对于评语断句、通假字、错别字、标点进行了全面的审核和编辑，以求严谨、准确。

四、在保持原文原貌的基础上，对于原抄本通假字、错别字、混用字、人物称呼酌情进行修改、统一，以求通顺、易懂，不做大的改动。

五、本版《石头记》中，脂砚斋、畸笏叟评语以红色仿宋字体排版，各本眉批以红色仿宋字体排列在内栏，以区别于原著原文正文；各回回前、回后诗据各本增补，亦以红色字体排列。

## 目 录

-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20
- 第 三 回 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35
-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57
- 第 五 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71
-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90
-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106
-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123
- 第 九 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140
-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151
-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160
-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170
-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180
-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193
-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205
-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217
- 第十七回至十八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 235
-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270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291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305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321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338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染相思·····	350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367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385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401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416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435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449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459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471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481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490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503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517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529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546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557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568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583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香·····	594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607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619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631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644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658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670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682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695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711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723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737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751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765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779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793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811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	823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832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844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855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874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892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908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919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928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942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954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966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978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993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1006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1019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1038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1055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天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1070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孌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1088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1108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1117

## 第一回

###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自占地步。



自首荒唐。妙！细谙则深有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

原来，当年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补天济世，勿认真用常言。于大荒山荒唐也。无稽崖无稽也。炼成高经十二丈，总应十二钗。方经二十四丈照应副十二钗。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合周天之数。只单单的剩下了一块未用，剩了这一块，便生出这许多故事。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向不得有此一部鬼话。数足，偏遗我，“不堪入选”句中透出心眼。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煅炼后，性方通。甚哉，人生不能学也。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妙。自谓落堕情根，故无补天之用。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气骨不凡、丰神迥异，说说笑笑这是真像，非幻像也。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竟有人问：口生于何处？其无心肝，可笑可恨之极。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岂敢，岂敢。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岂敢，岂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

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四句乃一部之总纲。倒不如不去的好。”

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锻炼过，尚与人踮脚，不学者又当如何。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妙。佛法亦须偿还，况世人之偿乎。近之赖债者来看此句。所谓游戏笔墨也。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明点幻字，好。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奇诡险怪之文，有如髯苏《石钟》、《赤壁》用幻处。那僧乃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自愧之语。世上人原自据看得见处为凭。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妙极！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见此大不欢喜。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 谚云：一日卖了三千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信哉！然后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伏

长安大都。诗礼簪缨之族，伏荣国府。花锦繁华之地，伏大观园。温柔富贵之乡，伏紫芸轩。去安身乐业。”何不再添一句云：择个绝世情痴作主人。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可知若果有奇贵之处，自己亦不知者。若自以奇贵而居，究竟是无真奇贵之人。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处？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昔子房后谒黄石公，惟见一石，子房当时恨不随此石去。余亦恨不随此石而去也。聊供阅者一笑。

后来，不知又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愧。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一番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有一首偈云：

无材可去补苍天，书之本旨。枉入红尘若许年。

惭愧之言，呜咽如闻。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寄去作奇传？

诗后便是此石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或字谦得好。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若用此套者，胸中必无好文字，手中断无新笔墨。据余说却大有考证。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

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卒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余亦于逐回中搜剔剝剖，明白注释，以待高明再指示谬误。

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阅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斯亦太过！

朝代年纪可考；先驳得妙！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将世人欲驳之腐言，预先代人驳尽。妙！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所以答的好。又有何难？但我想历代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倒别致新奇，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先批其大端。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放笔以情趣世人，并评倒多少传奇，文气淋漓，字句切实。故假拟出男女二人之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说。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也。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

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转得更好。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我师意为何如。”余代空空道人答曰：不独破愁醒盹，且有大益。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本名。再检阅一遍。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断不可少。亦非伤时骂世之旨。要紧句。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要紧句。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要紧句。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空空道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若云雪芹批阅增删，然后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

真。后之甄宝玉亦借此音，后不注。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此是第一首标题诗。

至脂砚斋甲戌钞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以石上所记之文。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是金陵。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妙极，是石头口气。惜米颠不遇此石。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开口先云势利，是伏甄封二姓之事。街内有个仁清巷，又言人情，总为士隐火后伏笔。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世路宽平者甚少。亦凿。人皆呼作葫芦庙。糊涂也，故假语从此具焉。庙旁住着一家乡宦，不出荣国大族，先写乡宦小家。从小至大，是此书章法。姓甄名费废。字士隐。托言将真事隐去也。嫡妻封氏，风。因风俗来。情性贤淑，深明礼义。八字正是写日后之香菱，见其根源不凡。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本地推为望族，宁荣则天下推为望族。叙事有层落。只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念，自是羲皇上人，便可作是书之时代年纪矣。总写香菱根基，原与正十二钗无异。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纪半百，膝下无儿，所谓美中不足也。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设云“应怜”也。一日炎夏永昼，热日无多。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抛书，伏几少憩，不觉朦胧睡去。梦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是方从青埂峰袖石而来也。接得无痕。且行且谈。只听那道人问道：“你

携了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入人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苦恼是造劫历世，又不能不造劫历世，悲夫。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妙。所谓三生石上旧精魂也。有绛珠草一株。点“红”字。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时有赤瑕宫点“红”字、“玉”字二。神瑛侍者，单点“玉”字二。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化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点此之谓耶。题处清雅。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饮食之名奇甚！出身履历更奇甚！写黛玉来历，自与别个不同。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妙极！恩怨不清，西方尚如此，况世之人乎。趣甚，警甚！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总悔轻举妄动之意。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点“幻”字。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

又出一警幻，皆大关键处。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观者至此，请掩卷思想：历来小说，可曾有此句千古未闻之奇文？知眼泪

全用幻，情之至莫如此。今采来压卷，其后可知。

按瑕字本注：玉，小赤也。又：玉有病也。以此命名，恰极。

以顽石、草木为偶，实历尽风月波澜，尝遍情缘滋味至无可如何，始结此木石因果，以泄胸中悒郁。古人之“一花一石如有意，不语不笑能留人。”

还债，大都作者一人耳。余亦知此意，但不能说得出。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余不及一人者，盖全部之主，惟二玉二人也。

那道人道：“果真是罕闻，实未闻有还泪之说。作想得奇。想来，这一段故事比历来风月事故更为琐碎细腻了。”那僧道：“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总未述记。再者，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未曾将儿女真情发泄其一二。所以别致。想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脱几个，度脱，请问是幻不是幻。岂不是一场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这蠢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若从头逐个写去，成何文字？《石头记》得力处在此。丁亥春。    幻中幻，何不可幻？情中情，谁又无情？不觉僧道亦入幻中矣。然犹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去来。”

却说甄士隐俱听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系何东西。遂近前施礼，笑问道：“二仙师请了！”那僧道也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罕闻者。但弟子愚浊，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开痴玩，备细一闻，则洗耳谛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沦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到那时，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笑道：“玄机不可预泄。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者，或可一见否？”那僧道：“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凡三四次，始出明玉形，隐屈之至。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又



点“幻”字，云书已入幻境矣。幻中言幻，何等法门！便强从手中夺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书四个大字，乃是“太虚幻境”。四字可思。两边又有一副对联，写道是：无极太极之轮转，色空之相生，四季之随行，皆不过如此。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叠用真、假、有、无字，妙！

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有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真是大警觉大转身。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醒得无痕，不落旧套。所梦之事便忘了大半。妙极！若记得便是俗笔了。

又见奶母正抱了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越发生的粉妆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中逗他玩耍一回，又带至街门前看那过会的热闹。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所谓万境都如梦境看也。那僧则癞头跣足，那道则跛足蓬头，此则是幻缘。疯疯颠颠，挥霍谈笑而至。及至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奇怪。所谓情僧也。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去睬他。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如果舍出，则不成幻境矣。行文至此，又不得不有此一语。士隐不耐烦，便抱着女儿撒脚要进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词道：

惯养娇生笑你痴，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菱花空对雪渐渐。佳不遇时，遇又非偶。

（有命无运，累及爹娘）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

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订终身，则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

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

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知运知数者，则必谅而后叹也。